永遠不增價 終年不休刊 憑良心說話 拿眞憑實據 報告新聞

意國決二次進攻
阿全國奮起抗強敵
老弱殘廢爭運軍糧赴前線
酋長豪語請意軍嘗槍刺味

意國對國聯開始實施經濟制裁前和英國在外交方面謀得解決辦法，已完全失望，決命令阿境南北二路意軍隊大舉進攻。意國參謀總長廿六日晚離瑪薩華港前，已和東非高級委員台爾波諾將軍商定第二次進攻計劃。意飛機已分途出發，轟炸阿國營壘。

阿軍在北路戰略，有兩派主張，一主堅守瑪加爾城（在阿陀華東南五十英里），一主再棄城後退，誘敵深入，再加截擊。阿王廿六日召開御前會議，結果未悉。爲預防鐵路被炸起見，阿人已重新整理駱駝商路，以利運輸。阿軍在南路決節節抵抗，以哈拉爾爲最後陣綫。

阿南路酋長弗西浦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已能抵禦炸彈毒氣和機關槍，現在我們也願敵人在前鋒的時候，嘗嘗我們來福槍和槍刺的滋味」。

阿王廿七日令各地教士在教堂宣讀諭旨：「政府需要全國男子都到前線去，做妻女母姊的，看見她的丈夫父子弟兄到前線去，不可哭泣」。聽到的人都很感動憤激，連老弱殘廢的，都搶着要幫助運輸軍糧到前線去。

英女議員 有六十人候選

【倫敦廿八日電】法國晨報載：英國下議院改選時，參加競選的，有女性六十人。其中卅一名屬工黨，二十名屬保守黨，七名屬自由黨，二名卻是超然派。

日內閣制 因各省割據 正着手改革

【東京廿八日電】日政府將於廿九日閣議，決定整理各種審議會和委員會的具體案。內閣調查局爲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起見，着手改革行政制度，擴大總理大臣權利，以撤救各省割據主義的弊病。因現在官制，總理和各省大臣地位平等，無力統轄。

火車入水 死傷六十一人

【東京廿八日電】福島縣廿七日下午大雨，磐越東線鐵路路軌爲山土崩落阻礙，客車出軌，機關車和二三等客車顛覆夏井川流中，死十一人，重傷十三人，輕傷卅八人。

侵略同志 墨索里尼盛讚廖推

法國已故廖推上將靈柩，廿七日自馬賽港上杜白萊艦起運；意政府派兩艦在地中海海岸外迎接，致誦墨索里尼誄辭；文中盛讚廖推生前征服非洲法國屬地的功勞。

國府命令 十二月二十八日

△禁烟法著即廢止△陸軍軍官佐考績規則着即廢止。△特派鈕永建爲高等考試第一典試委員會典試委員長，鄒魯爲第二典試委員會典試委員長。△派張知本，劉瑞恒，徐謨，傅秉常，吳經熊，丁文江，謝健，梅貽琦，朱希祖，顏德慶，梁希，吳大鈞，郭心崧，顧樹森，饒炎，伍非百，劉光華，張默君，章樹鱗，葉潮中爲高等考試第一典試委員會典試委員；馬君武，鍾榮光，金曾澄，吳在民，陸嗣曾，曾如柏，黃麟書，許崇清爲第二典試委員會典試委員。△派劉三，楊譜笙，杜羲，高魯爲高等考試首都區監試委員；朱雷章，曾道爲廣州區監試委員；楊仁天，朱宗良爲北平區監試委員；于洪起爲西安區監試委員。△任命沈久成爲第一百四十師師長。

要訊便覽

▽平包火車出軌【北平廿八日電】平包車廿八日在南口出軌，誤四小時，損害不大。

▽台民設保險社【香港廿八日電】台灣人郭某在汕頭組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工商被誘入社的很多。

▽賀耀組已返土【南京廿八日電】賀耀組電外部報告，在西歐考察事畢，返土銷假視事。

▽王樹常昨就職【南京廿八日電】軍事參議院副院長王樹常廿八日晨到院視事，另定期在國府宣誓就職。

國際零簡

▽美不再貶幣價【倫敦廿八日電】財政新聞報載：美國財長摩根曹最近遊歷法國時，曾向法政府保證，決不再行貶低美元價格，已準備穩定幣價。

▽西班牙賄案潮【瑪德里廿七日電】西班牙因賄案牽動政潮，急進黨國會黨團特組一委員會應付政潮，決對賄案有過失的黨員，立即開除出黨。

昨由海瑞拖到上海
新豐輪在成山遇險
巨風雨襲擊地軸葉子全斷
船中人餓得荒

招商局新豐輪，由津南來，在成山頭遇險，當派海瑞輪前往拖救，昨天下午安然到滬。該船即日進江南造船所船塢修理，船主B. Schreider業向局中報告出事經過。鮑生初先生適乘此船南來，昨爲本報述途中情形如次：

廿二日我由天津上了新豐輪，本來定上午十時開出，經烟台威海，駛上海。後來一直延到中午，才離開天津。下午六點鐘到塘沽加煤，到晚上九點半，等水潮來了才出口。第二天（廿三日）下午六時到烟台向威海進發，船到威海，已經是廿四日早晨四點鐘了。

○風雨襲來○

到九點半鐘，船由威海南駛，當啓碇時候，天色晴朗，海面上吹着東南風，船經過成山，北蚕山，沿路很平穩；等船逼進黑水洋，才覺得東南風漸漸地緊起來。到晚上八點半以後，忽然狂風暴雨，平天捲起了大浪，船身因此也隨浪顛簸，危險的樣子，便不免有點。到廿五日早晨三時，風雨更加狂暴，船面上的雨篷，完全被風雨捲掃一空。當時有一百多位旅客避伏在艙面上，於是由茶房上了艙面扶持着拖下去，以後，風雨更大了，猛撲如山的巨浪，直向船身轟擊，直到天亮六七點鐘，形勢更覺危急，船主只得下令將船身掉頭向北回駛，這樣或可避去逆風巨浪，誰知在這掉頭之時，船身有些禁不住，只向一面傾側，船裏也感到極大震動，所有東西，堅脆的都被震毀了。這時候只聽見一片呼號哭泣，聲音眞可怕。

○折斷地軸○

後來總算船掉了頭，回駛了三小時，但是突然船裏聽見一聲「軋突」巨響，船身脚步大亂，一問才曉得「地軸」斷了，葉子也沉了，這時候，大家才曉得糟了。到了這個地步，大家倒反而鎮定，一面讓船隨風飄盪，一面拍無線電到上海求救。

○上海通電○

至午後二時，上海得到電，說已令海瑞輪由海州出發，當時出險的地點，離海州大約有幾個鐘點的航程，預算廿六上午或者可以到；當時新豐與海瑞，時時作無線電的通話，據海瑞輪說，晚上九時可以由海洲開出，廿六號上午或者可以到，

○放乎中流○

這個電已經過，得到回了；經過了五六小時的危險，這時候風勢稍爲小了一點，方向已改了北風，天氣也有點放晴的樣子，大家才放了心。入晚，天上隱約可以看見點星光，海浪時時碰擊着船身，幸而前後沒有山礁，想來再不會有什麼危險了。

○水糧缺乏○

出事以後，檢查船中水糧，只够兩天，於是把乾飯改燒稀飯，晚上燈也不點；到廿六日早起，一直到中午，還不見海瑞的影子，幸而雙方無綫電還能通話，天突然放晴，馬上用量天鏡測驗，才知道兩船只隔二十多海里，等到三點一刻，才看見了海瑞輪遠遠的烟雲，這時候，你且看看全船的歡欣鼓舞罷。

○平穩到達○

五點鐘，海瑞輪終於到了，經了拖帶的種種工作，六點半由海瑞領導向上海進發。廿七日晨，天氣更明朗，船走得很穩，不過大家肚子很餓了。廿八日四時，看見了南査山，十二時進了吳淞口，再換匯德豐小火輪入口，到家已經燈火萬家，吃晚飯的時候了。

○三大原因○

這次新豐失事的原因有三：一，負責人太疏忽，船主在威海時，便接到天文台報告，但新豐不設法暫時避一避巨風；二，新豐船身本來已經不堅，再經過這次狂風巨浪，地軸那得不斷？三，水量與食糧，船上預備得太少；誰保得定一條航行海上的巨舟，不會發生意外呢？這三件事，希望主其事者，能特別注意才好。

言林

楚辭釋小記
向培良

拿近代的眼光讀古書，是聰明事，亦是危險事。惟其聰明，所以省力；但古人社會風習和用字和現在都不相同，所以很容易出笑話。詩經和楚辭的研究，就因爲太着重現代眼光了，往往毫無結果。

九歌就是一個尙待解決的問題。說九歌是屈原所作，以寄託忠君愛國之思，固然是迂腐；但斷爲戀歌，亦嫌大膽。假如這就是戀歌，則題爲東皇太一湘君等，未免無着落。假如說當時已流行一種戀歌，因而產生一種神祕的曲，則爲什麼九歌以外，竟無餘作？僅以文學進化的學說爲理由，而把九歌塡補屈原以前的空際，總覺根據太少。說這是一種對於神和英雄的頌歌，（即湘君自有其戀愛故事而繫之以文之類）略如荷馬故事的戲劇，雖大致說得通，卻亦不免望文生義，所以關於這些問題，我們還是謹慎一點的好，不要急於下結論，而各人自以主觀的態度去賞玩，其斷章殘句。如『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如『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如『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如『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如『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如『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都是迴腸盪氣的千古名句，足以激揚，驚振我們的感情。至於湘夫人究竟是什麼神話之類，東君又是什麼，在未發見新的材料之先，只好存疑。

否則，很容易出笑話。楊蔭深的先秦文學大綱竟釋「望夫君兮未來」爲湘君等待她的丈夫。釋「乘赤豹兮從文貍」爲山鬼看見這麼一個人而引動她的相思。這樣完全以今人的字義和眼光去釋古書，就不免差之毫厘了。

近人是太勇於疑古了。譬如楚詞，王逸的章句雖多煩瑣可笑，但他的訓詁則在未找到更好的根據之先，決不可輕廢的。

同名
風子

最近從坊間看到一本叫做第一線的刊物，在第二期裏，有一篇譯文題目是「法西斯帝治下的意大利」，我沒有看過那篇文章，只翻了一翻，好像說是從美國的一現代史料一雜誌裏譯過來的，記者署名風子，卻巧和我的筆名相同。這才知道除了我以外，寫文章的人裏，還有一個風子先生在。同名的事件，古已有之，不足爲奇的。

顧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廿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二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其實連王莽也有兩個：一個是篡漢的新莽，另一個是右將軍王莽，字雅叔。唐朝有三李益，兩個張昌宗，宋朝有兩個張子對；至於各朝代同姓名的，當然還很多，可惜我不能一一舉出來。

周作人先生在北大，曾替法科裏的周作仁先生收過書籍，還因此賠了一個錢；後來，自稱「魯迅」，在杭州那兒遊山的先生，……

當然是巧合。不過我以後大概還要寫文章的，這個名兒已經用慣了，更改無從，……

記予且

「予且隨筆」的印像，在腦中很久了。後來遇到一位老同學，談起來才知道予且便是蕪湖聖雅各中學的同學潘序祖。「予且」兩字是從「序祖」兩字中取出來的。在中學時代，我們沒有機會說話，因爲他是一個高班生的緣故。教會學校的階級意識是很重的。

這次我在蕪湖到上海的火車裏，恰好碰見他，我們面對面的坐着。我是認識他的，於是和他攀談起來，談得很有勁，減去旅途中的寂寞不少。他說：「我的寫作的起始是偶然的。隨筆是我的一個學生要我寫的，後來人家要看，我便多寫些。我的作品是不行的，不過比較好一點的是「小菊」。你看見過沒有？」我說：「沒有，但我聽到舒新城說過，這部書有十萬字，裏面只有四個人物，是不是？」他點點頭。我說：「「如意珠」我倒拜讀過。」他說：「那是十天寫成的，共五萬字。「小菊」寫了十個月，那時我正在東吳法學院讀書，每天空的時候，隨便寫寫。」「你在小說半月刊發表的「鳳」也不錯。」「那是低級興趣的。」……我問他最近的工作。他說：「我很懶，我是非有人找我，我不動筆的。新中華要我寫一篇關於運動的小說，苦煞了我，我在聖約翰時體育不及格。馬馬虎虎寫了一篇，不成東西」。他又和我談談命相，他告訴我他在光華附中教社會問題和西洋史，並在東吳法學院讀研究院。他聽到我讀了幾本西洋歷史，叫我好好地寫一本大學高中的西洋史課本。他是一定代我推銷的。

文墨餘談
六逸

因爲戈公振的逝世，我想起了最近日本死了的千葉龜雄。千葉氏也是有名的集納主義者，有許多有價值的遺作。例如『近代思想與集納主義』，『現代日本新聞之趨勢』，『新聞小說論』，『現代雜誌的推移』，等篇，均見於『集納主義講座』。他對於現代文學也很有研究，曾努力介紹弱小民族的文藝思潮。如『現代世界文學概觀』（有中譯本），『現代波蘭文學』，『現代猶太文學』，『現代巴爾幹半島文學』，『現代希臘文學』等篇，見於『新潮社』的『世界文學講座』。他曾任東京日日新聞學藝部長與編輯顧問。生在一八七八年，山形縣酒田村人氏。曾學於早稻田大學，中途退學。他是日本有數的新聞學者，與文藝評論家，我們對於他的逝世，十分惋惜。

金融行市

銀洋錢市

洋拆	（一千元）	一角五
劃頭	（一千元）	一角三
單角	（一萬角）	八百二十三元五
雙角	（一萬角）	七百六十六元
振兌	（一百元）	一三〇五角四八
銅元	（一百元）	三三五千文
衣牌	（一元）	三千三百五十文
角坏	（一角）	二五七
貼水	（一角）	七八文

標金

開盤	一、一一〇、〇
最高	一、一二九、五
最低	一、一〇三、〇
收盤	一、一二〇、五
較上日跌	二七、五
銀樓飾金 兌出	一百十二元五
收進	一百〇六元五

國外匯兌

倫敦大條近期	二九便士三一二五
倫敦大條遠期	二九便士一八七五
美銀價	

各國幣價

英美匯兌	四元九角一分五
美英匯兌	四元九角一六二五
倫滬先令	一先令四便士五
孟買銀價	六十七羅比〇四
英金鎊（每鎊合國幣）	一六、〇〇
英先令（每先令合國幣）	、七〇
美金票（每元合國幣）	
美銀洋（每元合國幣）	二、九六五
法郎票（每法郎合國幣）	二、八六
金馬克票（每馬克合國幣）	一、九三五
國幣（每元合）	、八九
意大利票（每里拉合國幣）	、一七
日本票（每元合國幣）	、八四五

證券

種類	收盤
編遣 十一月	三三、九五
裁兵 十一月	七〇、四〇
九關 十一月	三四、〇〇
一九善後 十一月	三八、六〇
捲煙 十一月	四三、六〇
廿關 十一月	四三、七〇
統稅 十一月	四六、九五
鹽稅 十一月	四八、〇五
金短 十一月	七〇、二〇
二二關 十一月	五二、一五
廿三關 十一月	四五、九五
整六 十一月	六四、一五
九六 十一月	一四、一五

棉紗

期別	收盤
十一月	一八五、〇〇
十二月	一八六、四〇
一月	一八六、五〇
二月	一八六、九〇
三月	一八七、四〇

棉花

期別	收盤
十一月	三六、七五
十二月	三七、三〇
一月	三七、六五
二月	三七、九五
三月	三八、一〇

航運船期

進口 △十二月二十九日

格蘭西	雅圖來	大來
怡生	青島來	怡和
怡生	香港來	怡和
宜豐	天津來	招商
江華	長江來	招商
廬州	港汕來	太古

出口

△寧波班

新江天	二十九日	招商
寧興	二十九日	三北

△長江班

新寧紹	三十日	漢口	寧紹
新北京	三十日	漢口	太古
明興	二十九日	漢口	三北
公和	二十九日	漢口	怡和
綏定	廿九午	重慶	太古
秀山	廿九日	漢口	太古
寧紹	三十日	漢口	寧紹
清浦	卅日	漢口	三北
康定	卅日午	重慶	太古
湘和	卅一日	宜昌	怡和
江華	卅一日	漢口	招商
平和	卅一日	漢口	怡和
長沙	卅一日	漢口	太古
德和	一日	漢口	怡和

△溫州班

海晏	三十日	溫州	瑞平
新瑞安	卅日	瑞安	瑞陽
三江	二日	樂清	中平

△閩粵各埠

惠州	廿九日	汕港粵	太古
濟南	廿九日	廈港粵	太古
海元	卅日	汕港粵	招商
海貞	卅一日	汕港粵	招商
嘉應	一日	海防	太古
綏陽	二日	廈港粵	太古

△北洋班

涼州	廿九日	安東	太古
通州	廿九日	烟津	太古
安興	廿九日	青島	招商
和生	卅日	青島	怡和
新銘	卅日	威海	招商
阜生	卅日	烟津	怡和

△菲島爪哇

芝尼加	三十日	爪哇	渣華

△歐洲班

格蘭特	卅日	意國	
斯巴達	八日	意國	
康脫凡克			

△美洲各埠

麥金蘭	廿九日	西雅圖	大來
皇后	四日	溫哥華	昌興

歡迎直接定閱 三月只收報費一元 請電九六零八一 即可每早準時送到

教唆殺人罪成立
顧竹軒徒刑十五年
二特區法院昨天宣判
顧將提起上訴

顧竹軒被控教唆殺人罪，業已審結，昨天特二法院宣告判決，顧竹軒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年，在上訴期內，顧竹軒仍還押病監。關於顧案開審經過和昨天宣判時的詳情，彙列如下：

○審訊經過○

經理唐嘉鵬的兇手趙廣福告發，說他是唐案的主使犯，上月十日由法捕房拘解特二法院訊辦。顧竹軒卻供說趙廣福寫信向他敲詐未遂，因此誣攀。法院以案情重大，不厭求詳的傳訊人證，調查事實，唐案的另一兇手張廷桂，也說顧是主使者。本月二十二日，重開辯論終結，定期昨天宣判。

○昨天宣判○

下午二時，特二區法院內外，中西探警，嚴密戒備，第一法庭裏的旁聽席上，擠得水洩不通，空氣顯出異常緊張。開庭時，警務處由費席珍，袁家璜兩律師出庭；同時，司法

顧竹軒因被暗殺前大世界

顧問處有法籍要員兩人，也坐在捕房律師席裏聽判。

二時卅分正，刑庭長王綱煦，推事熊彙莘，章朝佐，書記宋鄭榮，陞坐法庭。法警從候審室裏，將被告顧竹軒押到被告欄裏。顧竹軒穿着一件天藍色的緞子夾袍，態度很是鎮靜，他鞠了一個躬，王庭長就問他的年籍和職業等，顧照例回答：「年五十歲，住西藏路，江蘇鹽城人，開戲園子的。」

○判決主文○

王庭長跟着就說：「顧竹軒，你的案子今天宣判，你聽主文。」這時，王庭長站了起來，讀出：「顧竹軒教唆殺人，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年。」這時王庭長又坐下，向顧解釋判決理由，說道：「本院認爲事實，寫信在後；趙廣福告發在前，並且張廷桂沒有向你敲詐，他們的證言可以採信。如果你不服的話，在接到判決書十天之內，可以聲明上訴。」說完就宣告退庭。

○顧將上訴○

顧竹軒聽了默無聲，由法警帶下還押病監。哄動一時之顧竹軒案，至此暫告一段落。聽說，顧竹軒決定要向高三分院上訴。

兒子控父親
要確認承繼權
法官力勸息爭

專辦鉅商譚同興的主人譚景娛，久居上海，積資千餘萬，其子譚焯，現年卅四歲，在十幾年前，譚景娛因爲某項事情，登報聲明，和他兒子脫離父子關係，從此譚焯就發奮上進，考入廣東黃埔軍官學校，參加革命戰役，至民國十九年退伍來滬，曾一再懇求其父寬宥，歸家稍盡子職，譚景娛始終不許，於是譚焯就向一特法院，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之訴，失敗後又提起撤銷脫離父子關係聲明之訴，仍被駁回；現譚焯根據最高法院裁定，父子身分關係非可任意斷絕之理由，又延律師與其父涉訟於地方法院，請求判決（一）確認原告財產承繼權（二）命被告對原告權利不得有妨害行爲（三）被告負担訴訟費用。昨天開審，被告譚景娛因年老未到，由律師代表到庭，原告投案陳述起訴意旨後，法官以父子涉訟，究竟有外倫常，力勸息爭，遂諭知被告律師，下次開庭，務須親到，以便勸解。

強姦幼女 徒刑十二年

茄勒路共和旅館的茶房常州人楊阿明（年卅六歲），於本月十六日晨，將旅客溧陽人吳朋的十四歲女孩玉鳳，強行姦污。吳朋知道了這事，就向法捕房告訴，將楊阿明提到特二法院裏訊辦。昨天上午，法院判決：楊阿明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楊犯聽了判決，垂頭喪氣地由法警帶下還押。

南市封案
兩盜搶奪糧號 一盜被擊傷

南市花衣街留觀弄同新糧號，昨天午後三時，突來六盜，入門就出手鎗恫嚇，結果，刦去鈔洋三千餘元，搶贓出門後，就分道逃去。其中有二盜逃至蘆席街一帶，路旁有一行人見一盜將手鎗藏入衣袋，就投報附近崗警，由騎巡白玉林向前追趕，二盜已逃去一人，再追到高巷頭九弄，就追蹤兇捕，該處有巡邏警探某行經，盜見有警士持鎗追趕，就出鎗拒捕，警士也開鎗，一響，彈中該盜右腿，頓時受傷倒地，孫警就奮勇上前奪下手鎗，把盜拘獲，該盜名錢志坤，已帶回巡道街警所訊究。

留下字條：「我去了！」
「新女性」徐綦出走
李阿毛要與女兒脫離
漱石生不管兒子婚姻
好姻緣是惡姻緣

【本報特寫】想不到近年來常用李阿毛的筆名和讀者開玩笑的滑稽小說家徐卓呆，昨天竟會板了面孔，在夜報上登這麼一則義正詞嚴的大字廣告：「徐卓呆爲第三女徐綦失蹤對於孫志超警告：查孫志超，即孫𤫩，爲孫玉聲（即海上漱石生）之子，供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欲與余第三女綦訂婚，經余拒絕後，綦無故失蹤，孫志超乘余外出，竟至余家任意翻尋綦物，顯係知綦下落，倘不立刻放綦歸家，不論曖昧同居，或私擅行何儀式，概不承認。余與孫漱石舊交，發生此等不幸事件，甚爲遺憾；惟有與孫志超絕交，並因綦違訓，連夜不歸，嗣後斷絕父女關係，特此一併聲告。」這和以海上漱石生的筆名，寫過「海上繁華夢」小說的孫玉聲的：「小兒志超，年已二十二歲，所有婚事，依照法定年齡，由彼自主，余不加過問，特此聲明」廣告，其間顯然有針鋒相對的微妙關係存在着。

說起這位徐小姐，並不是不見經傳的，她是中國女子體育師範的畢業生，曾得全滬公開女子競走的冠軍，也曾化名殷虛在「新女性」影片中和故阮玲玉合演代表「新女性」型的角色，此外，她還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女子機器腳踏車的一號駕駛執照。她長得高大結實，有着像南國姑娘般的膚色，北國姑娘般的眉目。她的性格有些像一個直性的男孩子。

記者認識她，也認識她的父親——徐卓呆先生，昨天傍晚，便一半訪，一半問地去看他。

徐先生把他那二百磅重的身體安坐在寫字椅上。雖然他那圓圓的臉上，仍是保留着那特有的可以引人

【下接第四版】

金市漸趨平穩
中央銀行竭力維持
紊亂狀態已告消滅

日來滬市謠諑繁生，金融市場紊亂異常，財政部長孔祥熙以此種情形，顯有奸人操縱所致，刻已嚴飭各關係方面，密切注意，切實取締，一面令中央銀行負責維持抑平，而定人心，因此昨晨金市空氣已見穩定，開盤標金即見回跌，紊亂狀況，已逐漸消滅。

林主席親自訂報
詠萍

林主席此次回國，侍從二三，行李亦極簡單，可想其爲人灑脫之至。其在京時，常微服出外，偶亦安步當車，獨行踽踽。在去歲冬，一日，忽先臨中央廣播週報發售所，訂週報，所中執事有知爲主席者，於招待入座後，即吉曰：是報，每週於出版後，國府有贈，從不脫期，何以主席未見也？林笑領之曰：我喜閱此週報，爲知職員中，無同好者，從而留閱，亦人之常情。所以我來付價面訂，從此每期還送至我官邸，即可看到矣。執事曰：主席如斯厚待僚屬，敬佩無已，區區訂費，又何敢領？前出版者照補，後者當多備一份，還送官邸可也。由此可見林氏待人之恕。

買路錢
英

記得意大利宰相墨索里尼曾對人說過這樣的話：「吾人在東非已耗費二十萬萬里拉（意國銀幣名），決不爲兒戲而出此，吾人必向前進。」的確，意大利要征服阿比西尼亞所下的「本錢」已經不小，單是「買路錢」一項就很大了。

奇了！那裏要收買路錢呢？原來這個買路錢並不是我們在武俠小說上所見到的買路錢，那是船隻經過蘇彝士運河時所繳的通行稅。任何船隻經過蘇彝士運河，都要遵照運河公司所訂的章程繳納以噸數計算的通行稅，每噸取費七先令六辨士。任何船隻在駛過運河之前，須受運河公司官員的檢查，所以這種通行稅誰也逃不掉的。

此次意大利的運兵船經過蘇彝士運河，除了照章繳納每噸七先令六辨士以外還要出每兵士十金法郎的稅—買路錢。假使意大利要省這一筆買路錢，便不能走這條捷徑，一定要兜一個大圈子。就是由地中海經直布羅陀海峽，入大西洋過好望角沿東非洲的海岸線，再轉入印度洋北上始達意屬索馬里蘭；不但要多走五倍以上艱難遙遠的航程，而且在費用方面還要增加不少。此次意大利所以能够迅速的運兵至東非，去完成這對阿戰爭，蘇彝士運河實給他天大的便利，化費這筆買路錢是值得的。

陳嘉謨之子彈
英囊

北伐前，陳嘉謨秉吳子玉命，擁兵漢臯，固一世之英雄也（？）陳體肥，碩大無朋，塊然一物，嗜烟霞癖，有友曾在彼處充秘書者，謂陳深居簡出，終日惟「臥遊」，兵柄悉付其參謀長，幾有「不知今朝是何人天下」之概。于督署設一密室，小如斗，用僕歐四人爲之燒烟，僕歐官銜爲承啓官。密室中，惟設一榻一桌，二燈四槍，榻桌上各置一燈，四承啓官輪流燒烟，由一官伺于榻前，一官以燒好之烟遞其手，彼即跪地，以「槍口」送入陳口，陳瞌目就吸之，吸竟，又一槍來，如此川流不息，亦不知一日共吸若干口也。槍爲玉製，長二尺餘，每槍約值四千元，較之機關槍，尤貴數倍。「聽鼓者流」若以烟土送陳，陳呼烟土爲「子彈」，送土者至，承啓官即入稟：「一送子彈者來矣！」陳略詢數聲，即揮手曰：「運到後面去罷！」于是此項子彈即入庫矣。積日既久，子彈滿庫，用不勝用，承啓官遂時時暗中出售，四人均發小財。後國軍入漢，于陳之「子彈庫」中，發現此項「子彈」甚多，幽默者謂：「陳有這些子彈，何以倘打敗仗耶？」

三不起
洪濤

年來米珠薪桂，生活程度日高，已覺養活不起；而醫金藥價日昂，更病不起；至於死後之一切喪葬等費，亦繼漲增加，並死亦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此之謂三不起。嗚呼！今日之小民。

王先生要出洋
山人

昨在中央看銀月歌舞劇，碰到王先生湯傑，彼此坐在一處，談起天來。

問：您好？

答：一言難盡，有三個月沒拿着錢了。

問：王先生到農村去拍得怎麼樣？

答：還有三幕景。

問：今天拍戲嗎？

答：明天早十點拍。

問：忙嗎？

答：苦極了，又要做戲，又要導演，又要想種種念頭。借明星的地方拍戲，自然不能就誤人家的事。處處……

問：下一部片子，是王先生江湖奇俠傳嗎？當然是有聲的。

答：我太累了，拍完了這部片子，我要請兩三個月假，到南洋去遊歷一趟，舒服舒服。

以下，談到了月兒彎彎，胡蝶結婚等等，不關本文，就不記了。

梨園時話
於戲

▽尙小雲有新編戲曰花蕊夫人。程硯秋亦有新編戲曰亡國鑑，均取材於「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故事。

▽余叔岩爲全國水災義務戲，已定打魚殺家，以其有革命性也。老板們也知道愛國了，也知道革命了。

▽黃天蕩一戲，又名娘子軍，本來是刀馬旦戲。於今因唱戲不忘愛國，自王玲瓏起，編做全部梁紅玉，四大名旦，似均曾一試之也。

▽八大鎚，代斷臂說書，現亦成爲愛國戲。聞在東三省已不能演矣。

▽滿清西太后，喜看挖苦滿洲人的戲，不知何故？尤其滿洲妞妞，配漢人之戲，彼最愛之。偶滿不許演八大鎚，未免愧視慈禧矣。

▽吳佩孚喜看關戲，黎元洪喜看南北和，此非聽戲，乃是排洩一種苦悶耳。然而今日欲以聽戲來排洩苦悶亦殊不易也。

▽西施，現亦成爲愛國劇。但梅博士演之多年矣。梅演此，分爲兩本，作兩日演完。其意義重在西施，不重在吳越之興亡，未知梅博士再演時，亦稍改情節否？

▽費宮人刺虎一劇，是梅博士在外國唱紅。亦是一種殉國劇味，但在國內始終不能叫座。韓世昌亦常演之。

藝術之宮
第三章 她們的錢那裏來的 （四〇）
恨水

她想到了極無聊的時候，便藏身到矮瓜棚子的綠陰下，在階沿石上坐着。兩手撐了膝蓋，托住了自己的下巴頦，隔了矮瓜蔓子，只管向前面望着。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在矮瓜棚子外面，卻有兩句嬌滴滴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念。她向前定睛看時，卻是兩個姑娘，全穿了白底子紅花點子麻紗長衫，頭髮梳得溜光，脚下還穿的是半新不舊的紫色皮鞋。這樣的大雜院裏，都是有褂子穿，沒有褂子穿的人，誰會穿得這個樣子好？這種不平凡的事，教她坐不定，便站起來，搶到矮瓜棚子外面去擱着。她一看到之後，立刻笑了起來道：我說是誰，原來是王大姐王二姐，今天怎麼打扮得這樣漂亮？王大姐笑道：這樣一件麻紗旗袍，也算不了什麼？不過是毛把來錢一尺的東西罷了。王大姐身子肥肥胖胖的，是一張國字臉，穿了這樣好的衣服，倒反是不怎麼順眼似的。只有王二姐是長長的鵝蛋臉兒，兩隻大眼睛，今天是新梳了一把留海髮，罩到額頭上來，人黑是黑，白是白，臉腮上的紅暈，是臉上的紅暈，見人一笑，露着嘴裏兩排白牙齒，眞個是美極了，